

杭州图书馆





◎ 杭州圖書館

野客叢書卷第二

長洲王楙

楊興妄作

前漢書卷之六十一
卷二第一案 五行匡衡作廉衡第十行同者班班可考觀其為人傾

第六頁曰行尤稱海東作保先
弟七頁殷浩作高浩
曰史高以外屬領尚書事蕭望之為副高與望之有

隙長安令楊興說高曰將軍以親戚輔政貴重無二
桓字不辭本知日卷

然衆庶論議令問休譽不專在將軍者彼諷有所間
也富貴在身而列士不譽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
也平原文學康衡材智有餘經學絕倫但以無階朝



野客叢書卷第二

長洲王楙

楊興妄作

前漢楊興無傳見於他傳者班班可考觀其爲人傾險反覆不安分守姑撫出爲小人妄作之戒康衡傳曰史高以外屬領尚書事蕭望之爲副高與望之有隙長安令楊興說高曰將軍以親戚輔政貴重無二然衆庶論議令問休譽不專在將軍者彼誠有所間也富貴在身而列士不譽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平原文學康衡材智有餘經學絕倫但以無階朝廷故隨牒遠方將軍誠召置幕府學士翕然歸仁以此顯示衆庶名流於世高然其言辟衡爲議曹吏薦衡於上爲郎中遷給事中劉向傳曰恭顯疾周堪用事而上內重堪患衆口浸潤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以材能幸常稱譽堪上欲以爲助乃問興曰朝臣斷斷不可光祿勳何邪興謂上疑堪因順指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自州里亦不可臣見衆人聞堪前與劉更生等謀毀骨肉以爲當誅故臣前言堪不可誅者爲國恩也上曰此何罪而誅興曰可賜爵勿令與事此最策之得也上於是疑之賈捐之傳曰石顯用

事捐之數短顯以故不得官而長安令楊興新以材
能得幸捐之欲得召見謂興曰京兆尹缺使我得見
言君蘭京兆尹可立得興曰縣官嘗言興瘡薛大夫
君房勝充宗遠甚捐之復短石顯興曰顯鼎貴上信
用之今欲進弟從我計卽得入矣捐之卽與興共爲
薦顯奏曰竊見石顯本山東名族有禮義之家持正
六年未嘗有過宜賜爵關內侯引其兄弟以爲諸曹
又薦興曰竊見長安令興事父母有曾子之孝事師
有顏閔之材榮名聞於四方爲長安令吏民敬嚮道
路皆稱其能觀其下筆屬文則董仲舒進談則東方
生置之爭臣則汲直用之介胄則寇軍侯施之治民
則趙廣漢抱公絕私則尹翁歸興兼此六人而有之
守道堅固執義不回臨大節而不可奪國之良臣也
可試守京兆尹石顯聞知白之上乃下興捐之獄捐
之棄市興髡鉗爲城旦夫興以一令之微而冒昧如
此略無忌憚當是之時不特興也如華陰守丞上封
事薦朱雲可爲御史大夫是亦以郡丞而薦兩府之
重當時小臣何不安分如此蓋值元帝威權不振之
際此曹敢肆其妄觀黃霸爲丞相薦史高可太尉宣
帝大怒至使尚書責問謂侍中高朕所自親君何越

職而舉免冠謝罪數日乃決且宰相薦賢職也宣帝尚且責其越職况下寮乎使此曹當宣帝之時無所容其妄矣

持國秉

漢書史記周亞夫傳竝曰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爲將相持國秉注秉竝作彼命切呼爲柄字三劉無注是以柄字爲無疑矣管子曰治國不失秉諸公之見想亦以此然僕又觀史記蔡澤傳澤從唐舉相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因疑亞夫傳持國秉下脫一政字秉只合作

野叟叢書卷二

三

章按

上聲呼蓋此二事甚相同而持國秉又皆得於相者之口恐是此意考前漢書諸言秉字處未嘗更有作柄字用者

誣罔難明

人以誣罔見加安可置而不辯直不疑買金償郎陳重買綉償郎二事首尾甚同固不失爲厚德要非中道幸而見獲吾誣遂明苟或不獲吾何安而受此誣哉事惟其實而已吾果有是實受是名則可吾既無是實冒是名可乎哉此猶可也萬一誣我以殺人將何以處一取物之誣殺人之誣所積也僕觀陳直二

公之誣因思天下之人蒙曖昧之寃者何可勝數訥者不能辯廉者不肯辯仁者不忍辯善者不容辯脫有一辯者又未必見察誣又未必伸獨奈何哉

龔張對上無隱

前漢尚有純實氣象雖小人有時乎不敢自欺龔遂入朝王生曰天子卽問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至上前如王生對上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曰臣非知此乃議曹教臣也兒竟爲廷尉湯作奏卽時得可異時湯見上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爲之者湯以寬對不掠人之美以自耀龔遂可也湯或爲之則知當時人物猶爲近古

楊惲有外祖風

司馬遷遭腐刑後爲中書令尊寵任職其故人任安予書責以古人推賢進士之義遷報書情詞幽深委蛇遜避使人讀之爲之傷惻可以想象其當時亡聊之況蓋抑鬱之氣隨筆發露初非矯爲故爾厥後其甥楊惲以口語坐廢其友人孫會宗與書戒以大臣廢退闔門皇懼之意惲報書委曲敷衍其怏怏不平之氣宛然有外祖風致蓋其平日讀外祖太史公記

故發於詞旨不期而然雖人之筆力高下本於其材然師友淵源未有不因漸染而成之者梁江淹獄中一書情詞悽惋亦放逸作惜筆力不能及之

未渠央

今人詩句多用未渠央事往往不究來處渠字作平聲用按庭燎詩夜未央注云夜未渠央渠其據切當呼遠只此一音謂夜未遠盡也古樂府王融三婦豔詩曰丈人且安坐調絃未遠央又長安狹斜行曰丈夫且徐徐調絃詎未央淵明詩曰壽考豈渠央魯直詩曰木穿石槃未渠透竝合呼遠史記尉佗曰使我居中國何渠不若漢班史作何遠不若漢益可驗也

入野叢書卷二

五

章訓

當時佚事

事有存於當時史傳沒其實而不聞者何可勝數如高祖時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此事不因魏相檢舉祖宗故事而行何自而知此一條正在高皇帝所述詔書天子所服第八篇而前七篇所載者又不知何事史記所載褚先生曰田仁刺舉三河河南河內太守皆杜周子弟河東太守石丞相子孫仁刺三河皆下吏誅歟今前漢杜周傳但言兩子夾河爲郡守治皆殘酷不言所終而石丞相子孫

又不載所謂河東太守者後漢梁統疏曰哀平繼體
卽位日淺聽斷尚寡丞相王嘉輕爲穿鑿虧除先帝
舊約定律數年之後百有餘事或不便於理或不厭
民心謹擇其尤害於治體者傳奏於左今王嘉傳及
刑法志竝無其事晉段灼疏曰帝驚委政舅家使權
勢外移帝幸禹家拜禹牀下問天災事禹低卽五侯
之間苟取容媚是以朱雲抗節求尚方劍以戒其餘
今朱雲傳但云張禹以師傅位特進甚尊重雲上書
請尚方劍斬佞臣一人張禹而不言其所以司馬溫
公作通鑑却連是文正合段灼之言舉此數端益知
自古以來善惡之實漏網於史策間多矣天子所服
一條又見於漢雜事乃知五時衣始於此

卑之無甚高論

今人以卑之無甚高論之語卻所說之卑者甚失當
時之意按張釋之傳釋之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
曰卑之無甚高論令今可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間
事秦所以失漢所以興者文帝稱善所謂卑之無甚
高論者文帝懼釋之陳五帝三王上古久遠之事無
益於時故令陳今可行之說釋之遂言秦漢之事文
帝所以稱善則卑之無甚高論自是兩句今人作一

句讀之所以失當時之意也

天亡秦兆

班固作前漢書所以寓勸戒意深矣僕觀其作列傳七十卷而以陳勝爲傳首蓋次其時之先後故爾然作勝傳未言其他首曰勝少時嘗與人傭耕輟耕而歎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而應曰若爲傭耕何富貴也勝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固首載此語有以見天亡秦之兆其已久矣次作項籍傳又言秦始皇東游會稽梁與籍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匹夫而敢爲此語益以驗天亡秦之兆果不可遏然後知高祖之起所以應天順人者也

六

卷二

七

次公何義

筆談云景祐中審刑院斷獄有使臣何次公具獄主判官方進呈上忽曰此人名次公何義主判官不能對是時龐莊敏公爲殿中丞審刑院詳議官從長官上殿乃越次對曰臣嘗讀前漢書黃霸字次公蓋以霸次王也此人名慕黃霸之爲人上領之僕謂龐證旣迂其說無義不若曰臣讀漢書蓋寬饒字次公魏丞相所謂次公醒而狂者是也寬饒爲人公廉鯁直無所回避此人必慕寬饒之爲人此說爲得且前漢

書所載四次公又有張次公桓次公者奚獨霸哉莊
敏想倉卒之間偶記得黃霸字次公故以爲對耳僕
考漢人字次公之意爲其兄弟間居其次者如云仲
卿次君耳龐謂霸次王鑿矣玉壺清話載此事謂梁
適吳曾漫錄載此不辨所以但謂非適云云

楚王好細腰

傳曰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歔荀子乃曰楚王好細
腰故朝有餓人墨子又曰楚王好細腰國多餓人淮
南子亦曰靈王好細腰民有殺食而自飢也人君好
細腰不過宮人豈欲朝臣與國人皆細腰乎天下之
事訛謬之遠大率如此豈獨一細腰事乎

八

卷一

八

經書因誤

經書間亦有流傳之誤因遷就爲本文者甚多如禮
記引君牙之詞曰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
民亦惟曰怨咨謂資讀爲至齊梁之語聲之誤也夏
日暑雨小民怨天至冬祁寒小民又怨天案今君牙
之文曰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
怨咨其本文如此惟禮記中誤寫咨爲資而下文又
脫一咨字遂曲爲之說以全其文義如此又如中庸
曰素隱行怪漢志則曰索隱行怪此如書序八卦謂

之八索徐邈以爲八素蓋索與素字文相近故耳

稱漢年數

祭遵歿范升上疏曰斯大漢厚下安人之德所以累世十餘歷載數百杜篤論都賦曰創業於高祖嗣傳於孝惠祚缺於孝平傳世十一歷歲三百然漢家至此纔二百餘年耳或謂數百或謂三百無乃過乎大抵文人紀年多不甚契勘又如唐儒學啖助傳贊云孔子歿數千年考孔子至是時實未滿千五百年也

事有見於他傳

班史事有本傳不載而見於他傳者帝驚時立趙飛

燕爲皇后怒劉輔直諫囚之掖庭左將軍辛慶忌等上書救輔遂得減歿朱雲請尚方劍斬張禹上怒將殺之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敢以歿爭叩頭流血上意乃解此二事慶忌本傳不載而見劉輔朱雲傳武帝時兒寬有重罪繫按道侯韓說諫曰前吾丘壽王歿陛下至今惜之今殺寬後將復大恨矣上感其言遂貰寬復用之此事兒寬傳不載而見劉向傳破羌將軍武賢在軍中與中郎將印宴語印道車騎將軍張安世始嘗不快於上欲誅之印家將軍以爲安世本持橐籥筆事孝武帝數十

年見謂忠謹宜全度之安世用是得免此事安世傳不載而見趙充國傳

官名沿革輕重不同

漢大將軍甚重宣帝中興霍光功居第一爲大將軍麒麟畫像不敢書名而張安世韓增之徒則曰車騎將軍衛將軍示莫敢抗也其重如此唐至德間官爵虛濫至以大將軍告身易一醉又何其輕也漢侍中雖比二千石其職甚微分掌乘輿服物下至持褻器虎子之屬武帝以孔安國爲侍中以其儒者特聽掌御坐唾壺當時榮之故舊儀謂侍中爲執虎子至唐遂以爲宰相之任又如僕射本秦主射之官至唐亦以爲宰相之號其輕重不等如此

何敞引陳平語

何敞曰陳平生於征戰之世猶知宰相之分云外鎮四夷內撫諸侯使卿大夫各得其宜按陳平傳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填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敞以四夷爲外諸侯爲內而不知平以四夷諸侯皆爲外而以親附百姓爲內也此蓋一時引用不審細故耳

商浩失望

士大夫之名節要其終而後信區區於一時僕未敢以爲必然者商浩少有盛名三府交辟不就二庾請以爲屬不從屏居墓所且幾十年時人擬之管葛王濛謝尚當代偉人亦伺其出處以卜江左興廢因相與省之知浩有確然之志旣反相謂曰深源不起當如蒼生何其望重如此庾翼貽書勉爲時起浩固辭褚裒力薦於簡文徵爲揚州刺史浩又上疏遜謝簡文答書力挽之浩復辭避自三月至七月稽命如是之久不得已然後勉強受之可見商浩當時不肯出

仕而士大夫屬望於浩如此之切雖商之伊尹周之呂望殆不過此浩之出也竊意必能康濟四海以慰中外之望然經略中原疎而無術與桓溫不協且所用非人卒底桑山之衄浩之出不惟一事無立而喪師辱國殆有甚焉朝野於是大失所望削爵貶竄固其宜也而咄咄書空不能自遣又可笑者浩在貶所其甥告歸灑然起貧賤親戚離之感至於揮淚何遽至此後桓溫遺書示以引用之意斯言未必非戲耳浩一聞其說欣然許之答書慮有乖謬以忤其意開閉數十竟達空函臨事顛錯如此可笑其曾中可知

且喧寂聚散人之常態何必苦為悲戚讎人見招未必美意正以示辱而甘心從之其無恥如此尤可鄙也且商浩一商浩耳向也諸公翕然引用堅執不起今也一聞桓溫之言便欣然相從向也志節甚厲爵祿不動今也賤所失侶遂至悲泣何其無特操邪是蓋浩平日區區矯飾者至此而敗矣人惟誠實不可破苟或矯偽未有不敗者僕嘗論之向使商浩始終不起竟守此志則天下後世將抱不足之恨浩之為浩遂指以為夷齊四皓之倫高名偉德照耀史冊與日月爭光可也彼安尊輩豈能望其髣髴哉及是一出一敗塗地而浩之為浩乃始得其真在向之期望者皆可指為笑端於是知士大夫之名節要其終而後定而始之區區皆得以欺人僕深有感於商浩之事且笑晉人幾為商浩所欺故極論之

晉惠問 蝦蟆聲

晉惠帝時政出羣下貨賂公行勢位之家以勢陵物風俗至不美也王沉於是作釋時論魯褒於是作錢神論杜嵩於是作任子春秋固皆疾時之敝而為是言以僕觀之恐亦不能無私意嵩略傳不得而考也褒為貧沉為時豪所抑故爾使褒富於財而沉得志

二者之論恐未必作史氏知之故於惠帝紀末特表三子疾時之作且繼之曰帝在華林園聞蝦蟆聲謂左右曰此鳴者爲官乎爲私乎無亦密寓其譏之意與觀漢唐黨人言事者不爲不當然互相摩軌適爲亂階又不知所言者爲官乎爲私乎

率邇聽

史記司馬相如封禪書曰率邇者踵武邇聽者風聲漢書作聽邇漢書嚴安書曰合從連衡馳車轂擊而史記作擊轂二處各具本意所注其承襲也久矣所謂率邇聽聽馳車轂擊之語其亦楚辭吉日時良句法與江揔表邇聽前事沈約啓邇聽所未書

野客叢書卷二

三

章

野客叢書卷第三

長洲王祿

論語點句

禮運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讀此知論語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盍於之字上點句

歐公論騶虞

歐陽文忠公詩義引賈誼新書謂騶虞非獸以證毛鄭之失騶乃文王之囿而虞者囿之司獸者也謂當

野客叢書卷三

可半

毛詩未出之前說者不聞以騶虞爲獸漢儒多言鳥獸之祥然猶不以爲言是初無此義僕觀司馬相如封禪書囿騶虞之珍羣微麋鹿之怪獸又曰般般之獸樂我君囿白質黑章其儀可喜蓋聞其聲今視其來師古注騶虞也則是騶虞之獸果見於武帝之時矣太公六韜淮南子皆曰文王拘於羑里散宜生得騶虞獻紂張平子東京賦曰囿林氏之騶虞擾澤馬與騰黃何平叔福殿賦曰騶虞承獻素質仁形晉安帝時新野有騶虞見以騶虞爲獸者似此之類甚多不可謂無是獸也其他不可信則太公在毛鄭之

前相如淮南王與毛公同時在鄭之前其言亦爾安得不信乎則是毛鄭之釋亦不爲無據僕又觀歐公作五代世家曰予讀蜀書至於龜龍麟鳳騶虞莫不畢出吾不知其爲何物也當誼之時其說如此然則以爲獸者出於近世之說乎僕謂歐公是未考太公六韜司馬相如封禪書與夫淮南子耳山海經亦載

漢唐酒價

歷陽郭次象多聞嘗與僕論唐酒價郭謂前輩引老杜詩速令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以此知當時酒價然白樂天與劉夢得沽酒閒飲詩曰共把十

八野客叢書卷三

二

何祥

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當劉白之時酒價何太不廉哉僕謂不然十千一斗乃詩人寓言此曹子建樂府中語耳唐人引此甚多如李白詩曰金尊沽酒斗十千王維詩曰新豐美酒斗十千崔輔國詩曰與沽一斗酒恰用十千錢許渾詩曰十千沽酒留君醉權德輿詩曰十千斗酒不知貴陸龜蒙詩曰若得奉君歡十千沽一斗唐人言十千一斗類然一斗三百錢獨見子美所云故引以定當時之價然詩人所言出於一時又未知果否一斗三百別無可據唐食貨志云德宗建中三年禁民酤以佐軍費置肆釀酒斛

收直三千此可驗乎又觀楊松珍談數北齊盧思道嘗云長安酒賤斗價三百杜詩引此亦未可知僕因謂郭曰曾知漢酒價否郭無以應僕謂漢酒價每斗一千郭謂出於何書僕曰此見典論曰孝靈帝末年百司酒酒一斗直千文此可證也

唐時酒味

三山老人云唐人好飲甜酒殆不可曉予美曰人生幾何春與夏不放香醪如蜜甜退之曰一尊春酒甘若飴大人此樂無人知僕謂唐人以酒比飴蜜者大率謂醇手醇者耳非謂好飲甜酒也且以樂天詩驗

之曰甕頭竹葉經春熟如飴氣味綠黏臺曰春攜酒客過綠飴黏盞杓曰宜城酒似飴曰黏臺酒似飴樂天詩非不言酒之甜也至要其極論則曰甘露太甜非正味醴泉雖潔不芳馨曰戶大嫌甜酒才高笑小詩曰甕揭聞時香酷烈封貯後味甘辛酒味至於甘辛乃為佳耳樂天之詩又如此豈好甜酒哉且退之詩亦自有酒味冷冽之語又豈嘗專好甜酒邪然樂天戶大嫌甜酒之句正屬退之非好甜酒矣大抵酒味之適口古今所同豈唐人所好與今異邪三山蓋不深考耳子美香醪如蜜甜之句與巴子歌同巴

子歌曰香醪甜似蜜峽魚美可鱸

女侍中

金石錄載趙彥深母傅太妃碑額題齊故女侍中宜陽國貞穆太妃傅氏碑案北史後魏女侍中視二品然本後宮嬪御之職今以宰相母爲之惟見於此僕謂不但宰相母也如清河王岳母山氏封郡君授女侍中入侍皇后元義之妻亦拜女侍中封新平郡君此類不一則知當時女侍中之號非必專處後宮嬪御蓋有近宗與夫臣下妻母爲之者正以示殊寵耳然以宰相之母尊爲太妃其禮可見

八野叢書卷三

四

宋史

束縵還婦

崩通傳曰臣之里婦與里之諸母相善也里婦亡肉姑以爲盜怒而逐之婦晨過所善諸母語以事而謝之里母曰女安行我今令而家追女矣卽束縵請火於亡肉家曰昨暮夜犬得肉爭鬪相殺請火治之亡肉家遽追呼其婦故里母非談說之士也束縵乞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有適可韓非子所載與此同而其言稍異曰人有亡其豚肩者意其婦而逐之鄰媪聞之束葦而詣之曰昨夜狗爭骨須火以燭之主悟乃歸婦通蓋用此語爾而注不云

蕭何強買民田宅

邵氏聞見錄謂漢史蕭何傳先言何強買民田宅上書言者數千人後言何買田宅必居窮僻處不治垣屋曰今後世賢師吾儉不賢無為勢家所奪其反覆如此不可信也僕謂史氏之言非反覆也揆何所為信皆有之前謂強買民田宅者蓋當功遂危疑之際後謂買田宅必窮僻處者蓋其平居無事之時二者自不相關何謂反覆高祖既定天下於諸功臣不能無疑蕭何懼所不免一聞鮑生之言則遣子詣軍一聞召平之言則悉家財佐軍急急自防惟恐不及當

上自將兵擊黥布時何守關中上數遣使問相國何甚岌岌乎此客恐之以族滅之說復獻以買田自汙之計何雖知其不可其勢不得不然謂買民田其罪小不釋君疑其禍大上既罷兵而歸見上書告相國強買民田事者如此之衆帝之心始安所以不罪相國但以民所上書笑以示相國俾自謝而已可見其疑至此釋然是則何買田宅必窮僻處者正其本心而強買田宅致民之訟者蓋出於不得已也本朝趙韓王普強買人第宅聚斂財賄為御史中丞雷德驥所劾不知趙亦用蕭何之術而蕭何此計又祖王翦

之故智耳類而推之如陳平當呂氏異議之際日飲
醇酒弄婦人顏真卿當安祿山牙孽之際日與賓客
泛舟飲酒裴度當宦官熏灼之際退居綠野把酒賦
詩不問人間事古人明哲保身之術例如此皆所以
絕其疑也

太牢

太牢者謂牛羊豕具少牢者謂去牛惟用羊豕今人
遂以牛爲太牢羊爲少牢不知太牢有羊少牢有豕
也禮記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又曰卿大夫少牢士以
特豕又曰特羊今士大夫往往循俗承用不以爲非

八野客叢書卷三

六

何詳

嘉祐雜志載常禹錫判太僕供祿享太牢祗供特牛
而不供羊豕然則流俗承誤如此觀唐人呼牛僧孺
爲太牢呼楊虞卿爲少牢東都賦太牢饗注牛也知
此謬已久

東漢呼萬歲

東漢臣下多呼萬歲馮魴旣降羣盜赦其罪各返農
桑皆稱萬歲耿恭於虜圍中拜井得泉衆皆稱萬歲
馬援曰今賴士大夫之力蒙被大恩紆佩青紫吏士
皆稱萬歲歲旦門下掾王望請上太守壽掾史皆稱
萬歲臣下往往若此不以爲僭此猶可也觀漢刻中

有故民吳仲山碑其銘中有子孫萬歲之語民猶稱萬歲官吏可知鮮有非之者惟實憲為將軍至長安尚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韓稜正色曰禮無臣下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慚所避忌者惟此語此語在當時不無諱避但不至如後世之切耳

喜人附已

喜人附已惡人異已人之情多然王荆公用曾呂之徒以致天下多事正以此爾唐人如韓退之之賢亦不免此病信乎私心之難克也觀李翱集中有與退之書曰如兄頗亦好賢必須甚有文詞兼能附已順我之欲則引拔之若或不然則乞丐之不暇安肯為之先後此退之秦漢之間尚俠行義之豪雋耳觀翱此言可以見退之平日樂然推與之人是必以順其意故爾翱書親折退之之病想必不妄

周顛處曖昧召禍

人不可自處曖昧之地曖昧之地災禍之所由生可不戒哉僕觀晉王處仲作亂劉隗勸帝盡誅王氏王導率羣從詣闕請罪值周顛將入導呼顛謂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顛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純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顛喜飲酒至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顛

顛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
肘顛既出又上表明導言甚切至導不知救已而銜
之處仲既得志問導曰周顛南北之望當登三司導
不應又曰若不三司便應令僕又不答處仲曰若不
爾當誅又無言顛竟至歿導後檢中書故事見顛表
救已殷勤款至執表涕泣告諸子曰吾雖不殺伯仁
伯仁由我而歿幽冥之中負此良友此顛自召禍端
無足怪者夫救人而不使人知顛蓋示以公道志非
不佳然密為申救不示私恩足矣何至告之而不應
出入殿門有揚揚自得之色且至有殺賊奴之罵外

貌外言尚且若此則其在內可知不惟不能救已反
以陷已必矣安得無此疑當此之際雖使善人長者
亦所不能堪導豈陷賢者當處仲三問而三不答可
見導中心有不能堪者顛歿而後方知向者訛說見
拒之際乃拳拳申救之時吁無及矣人誰得而知之
以是知人不可自處於曖昧之地而況立朝於危疑
之際尤為難事稍有間隙性命不可保其可明開禍
隙以示人哉宜顛之不得其歿也將以避恩反以召
禍哀哉

劉棻嘗從揚雄學作奇字所謂奇字者古文之變體者也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王莽時使甄豐改定古文復有六書一曰古文孔氏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卽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秦篆書也四曰佐書卽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書所以書幡信也唐書藝文志有古文奇字三卷郭璞好古文奇字韓退之謂略識奇字是也僕怪司馬相如賦其間古字聳牙殆不可讀而當時天子一見大悅則知當時君臣素明古字之學後世士大夫讀書作文趣了目前他不甚求解所謂古字之學漫不復傳往往以爲不急之務而不知有不識字之誚

婦人封命

漢制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歿子復爲列侯乃得稱太夫人父歿而子不侯不得稱也僕觀杜佑通典注謂晉亦有之如羊祜卒二歲而吳平武帝曰此羊太傅功也因以策告祜廟依蕭何故事封其夫人爲萬歲鄉君又詔太傅壽光公鄭冲太保朗陵公何曾皆假夫人世子印綬皆如郡公侯之類是也僕謂此不

見婦人封命夫奴從子之意觀南史宋鄱陽侯益懷王之母封檀國太夫人有司奏行當時御史中丞袁豹劾謂婦人從夫爵懷王父綽見爲大司農妻不宜從子於是奏免尚書等官又觀通典謂唐世命婦各視其夫子之品若夫子兩有官及爵從高蔭然觀歐陽詢妻徐夫人墓志謂徐始以夫恩封渤海郡君尋加渤海郡夫人後以子封乃爲太縣君似亦太夫人之意蓋其子官卑未當封母爲太夫人故也

楊胡有後

後漢楊震九世祖喜高祖時有功封赤泉侯高祖故

野客叢書卷三

十

何祥

昭帝時爲丞相封安平侯父寶習歐陽尚書哀平之世隱居教授居攝二年與兩龔蔣詡俱徵遂邂逅不知所處光武高其節建武中公車徵老病不到卒於家震子秉秉子賜賜子彪四世太尉德業相繼爲東京顯族此見楊震傳而前漢書楊敞傳不言所祖喜者漢書鮑宣傳後歷敘漢末清節之士如龔蔣之徒又不及楊寶者其殆史之逸乎敞無甚可紀震秉賜彪四世榮顯者無亦楊寶之所遺乎又胡廣六世祖剛清高有志節王莽居攝剛解衣冠懸府門而去遂亡命交趾隱於屠肆之間後廣仕漢在公台三十餘

年歷事六帝功名烜赫漢世解儻推原所自是亦胡剛畜德不露有以致之此二事正與應曜同是皆畜其光而不耀所以置後昆之慶如此漢書高士傳不載所謂胡剛者不因胡廣立傳所謂剛者孰得而知之又知當時清節之士遺逸於史筆者多矣僕因表而出之晉之佷期唐之元琰皆震之後也考世系楊氏相唐者十一人其盛如此

漢奉行故事之弊

魏相為相以奉行故事勸宣帝人以為識時務之宜僕謂當是之時固欲奉行故事所謂奉行故事者循

野客叢書卷三

十一

何辨

其大綱而已節目之未善安可不改霍光不學大率施為乖陋無取豈足為後世法程於此不為釐正顧乃例循故轍魏相之識於是為陋僕觀貢禹一書有以知當時敝政不便於行者甚多其言有曰武帝取好女數千人填後宮及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妄多藏金錢財物鳥獸魚鼈牛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盡瘞藏之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大失禮逆天心未必稱武帝之意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孝宣時羣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過度諸侯妻妾或至數百人豪富吏民

畜歌者至數十人是以內多怨女外多曠夫及衆庶
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皆在大臣循
故事之臯也禹之此言正譏魏相又及於齊三服官
屬金銀器織室馬廐種種過度費用不貲是皆武帝
造端之弊因循不革其流至此光不足責也魏相號
爲中興賢相而因陋承弊不以爲怪是可不爲痛惜
也哉

晉史舛誤

庾敳曰嶠森森如千丈松磊砢節目施之大厦有棟
梁之用庾敳傳作溫嶠世說與和嶠傳作和嶠晉書
世說竝言周嵩因酒以燭投兄顛顛曰阿奴火攻固
出下策案阿奴乃謨小字當言阿嵩火攻誤以阿嵩
爲阿奴也王祥傳曰祥漢諫議大夫吉之後案王吉
在漢宣帝時爲諫大夫而諫議大夫起於光武之世
謂諫議大夫亦誤也

班馬史文

容齋隨筆曰漢書袁種告盜飲亡何史記謂曰飲亡
苛二義不同僕謂何苛二字古者通用實一義耳觀
漢書賈誼傳謂大謹大何新書謂大謹大苛可證也
史傳又有傳寫譌舛而認以爲正文如漢書衛綰傳

不孰何縮而史記作不譙呵縮疑史記謂不誰何縮
傳寫誤以為譙呵也又如史記謂大將軍出嶽渾漢
書則曰出寘渾漢書謂禽黎為河碁侯功臣表則曰
烏黎漢書謂調雖為常樂侯功臣表則曰稠睢此類
甚多往往因其字文而魚魯之耳

◎ 杭州圖書館

杭州圖書館